中華古籍保護

檢查者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拾柒 冊）共壹廿叁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包背
卷數	六十八之七十一
葉數	捌拾陸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首兩行柒寸壹分強末兩行柒寸叁分弱廣壹尺壹寸陸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原版以是冊為多首兩卷末補一葉而已末卷亦僅補兩葉第三卷則補版居半數郭太傅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作章懷注不入正文與俗本殊矣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七日

國家圖書館藏書

列傳卷第五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符融

郭太

許劭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焉太原界休人也介休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

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幍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幍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禮記曰擬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覈猶實也）故宦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

斤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
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
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
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
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
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
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
木晉國之駔說文曰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姦今
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
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
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政魏
司馬亶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蘧
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也駔音子朗反蘧

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
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愼勿恚恨
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
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以甚是益使爲亂也 原後忽
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
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
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
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

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草麤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揚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揚氏縣在今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去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脩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憙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

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跼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

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士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匐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沈深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爲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褎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燿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

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艾曜名遠近聲價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弃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由等三人由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忼慨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由爲上計吏表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曰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葬之中野易繫詞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牛車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輿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核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為定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會品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

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謁事官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罵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司空揚虔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内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

龍焉平輿故城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不仕也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何進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

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
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
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
將性踈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
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
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
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
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邮諫爭
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
百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
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
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榮）
（鄧萬代見相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
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
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

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
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閻樂弒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
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
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穆禹伊
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
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時謂即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
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
祐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
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
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
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
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
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
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矦印綬上音時又反
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
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
尚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
河閒劉儁參問其國中王子矦之賢者儁
稱解瀆亭矦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
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
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矦子機渭陽矦
拜侍中兄子紹鄠矦遷步兵校尉紹弟靖
西鄉矦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
常有誅翦官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時共曾朝堂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
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

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竟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翌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將軍竇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勠力唯德是建咸得明人豪賢大姓皆絶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元帝時閹人石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公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官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内官也夫人即趙姬急宜退絶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

第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
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
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
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曹節等太
常侍蘇康等音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
后尤豫未忍尤音猶豫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
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
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
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
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
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
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
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
尚書鄭颙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
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
侍御史祝瑨雜考颙辭連及曹節王甫勳
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

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
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
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
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
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
啗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
外間汹汹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
躍使亂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
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
掖門察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

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
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
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颺
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
門絕複道複音福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
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
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
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

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
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殿騶都侯劒戟
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
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
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
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
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未京師童謡曰茅田一
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令

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
法也時中常侍管霸蘇康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
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
度也四方纖纖言女婬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辞
也言不恤王政徒馳宴而已今年尚可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磽音苦教
反磽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
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
雲臺當是時凶竪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
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
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
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

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賓姓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産武而并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蘗生曰榛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蛄屈蛄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温之弟也漢官儀曰温字伯慎穰人也封亥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温答殺於市

以厭之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愼侯（愼縣屬汝南郡）四年榮陽賊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王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柰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

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

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字書曰佻輕也）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袁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僚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儗疾也音仕鑒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

隗政録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袁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專通姦利（靈帝）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爲司徒司空孫湯爲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

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

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
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
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
士人對共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
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
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
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官官賂遺知
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
軍專敎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

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書寵膠
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
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
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
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
易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文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
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揔
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

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
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
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
瑁屯城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
城中（武猛謂有武勢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以誅宦官爲
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
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
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
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
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
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隸
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
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官者而促
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
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
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
諸君頁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
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
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
惟思也念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
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
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
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
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
宮官廬諸宮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
喪不送葬今欻音許物反入省此意何爲竇氏
事音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
語乃率常侍殿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
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

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
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憒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
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鄉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
不亦太甚乎鄉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
清者爲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技劒斬進於
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大尉樊陵爲
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

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
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
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
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表術與匡共斫攻之
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
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
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
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
道走北宮（複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窗

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
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
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
疑其與官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
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
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
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
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
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
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
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
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
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
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

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穨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含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七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融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

士以公業爲尚書侍
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
并州牧董卓爲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猒若借
子夜反
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將恣凶慾必危
朝廷明公以親德之
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
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鄙鑒不
遠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
弃官去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進尋見害卓果作亂
公業等與侍中伍瓊
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
表紹爲勃海太守
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
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
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
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
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爲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
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

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邈）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名伷）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鮫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四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

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官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二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

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
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
患役之民相聚爲非弃德恃衆自虧威重
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
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
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
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
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
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
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
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
爲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
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孺融家傳曰兄昱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也

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
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
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
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
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
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
煒（音于鬼反）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
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
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
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
性好學博涉多聞山陽張儉爲中常侍
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刋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褒字文禮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
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
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

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
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
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子之過請甘
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
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
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
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
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
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

寵召椽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
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
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
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
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
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
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

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

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刼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爲首也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姜同叔子爲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爲質揖而去之宜僚臨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爲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三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

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爲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庬杜預注庬厚大也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殘其支體而弃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尚書曰紂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爲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

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

趙高英布爲世大患 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英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爲羣盜及屬項羽常爲先鋒陷陣後歸漢爲九江王誅反誅之

不能止人遂爲非也

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 左傳初鬻拳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人以爲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信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已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荊王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進寶得刑足離分令法刑立

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日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莫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

冤如莧伯 毛萇注詩云莧伯之命於宮中故謂之莧伯內小臣也掌王后刑寺之命於是莧伯被讒將作詩以刺幽王也

士如史遷 李陵爲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

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材得踰冬減論斑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用刀鋸也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爲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爲郎爲言文帝赦尚復爲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城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

躬國爲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陛級縣遠禄位限絶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賢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戾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璣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逋主窟聚泉府藪澤也亡道爲天下逋

鄙鼎在廟童

軌甚焉左傳取鄫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鄫鼎在廟彰軌甚鄫鼎鄫國所作也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落菟解其軌可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欲爲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

也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閔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呂愚以爲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猶豫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

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
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脇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末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武王剋殷斬紂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也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二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書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略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荊葉如榆也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王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景景帝非醉誅晁錯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胙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令令不絕仁義燕

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弃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皐陶以益爲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爲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爲國若要離焚妻子以徇吳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范雎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

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椒子蘭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椒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黽池歸拜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相與爲刎頸之友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爲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介猶蒂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爲蒂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

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寧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

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負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跨下榆次之辱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蚉言蚊虻之暫過末以爲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爲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絜壺往沽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弃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奉遵嚴教

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旦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升於公與之並爲大夫僕音士眷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忖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大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

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謂不加幘也唐突宮掖又

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之徼乎夫徼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獸耳仂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壽户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也戔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

臣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彧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

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貟囷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囷即

冠字音五丸反前書音議曰冠謂冠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云品庶每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官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郁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亢父令（亢父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邈音莫角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

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

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劉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
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
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
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
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
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
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
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

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
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
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
以權一時之埶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
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
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
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
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曰殺
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信之自大義也晉侯以左師迎王王入于王城殺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縞素皆兵守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懇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尔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鄭玄注周禮曰王室乃汝也今鑾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大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武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焉籌畫武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

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武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武書曰自志

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龍太祖以爲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爲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即晉宣帝皆稱其舉唯嚴象爲楊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爲楊州刺史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爲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爲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虢養放橫父嵩乞自攜養操贅門遺醜並倨慢之詞也操

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强終爲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姿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

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埶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皐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爲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捉持之也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彧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

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
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
九州者以爲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
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
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
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
土守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
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
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
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
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
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
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
尚書令荀或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
略恢大也起發臣心華易愚慮堅營固守徼
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名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埶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弃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

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爲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之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取之力張良未嘗有戰盟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俘其功俘等也臣誠惜之乞重乎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

臣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爲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爲也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十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閒竹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

之重下建副二之任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君之寵臣國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監督之使莊賈往即之義也 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望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 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爽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 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董承

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墨書犒軍飲饗禮畢或請間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

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祖日謂祭祖讌樂也風浴通曰共工氏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倒縣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異間開以從曹氏閒闢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不肯漢也誠仁爲已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蹇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末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疆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有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彊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邅易曰屯如

邅如邅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
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
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
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辭以
對揮金僚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
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纏安歸高
謀誰佐直纏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弼誠
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列傳卷第六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嵩 朱儁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鷹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大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

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
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
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
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畏
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
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
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

平元年大方馬元義我等先收荆楊數萬人
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
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
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
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
屬案驗宫省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
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
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

爲摽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三旬日之閒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

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旦東菩乘城（菩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僞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

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
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
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
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
左車騎將軍領兗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
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户以黃巾既平故
改年爲中平嵩奏請毋州一年田租以贍
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
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

居嵩溫邮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
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
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
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
朝政日亂海内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
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
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
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踰易駭之機
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
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
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
雪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
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
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
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
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

昔韓信不忍一飯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
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孰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
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撝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頹抵音紙擊也崇
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徼異方之士
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

後蹈流潼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
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
使褰裳以用命況厲能羆之卒因迅風之
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
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
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
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
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
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官羣

宦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
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
及萬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
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
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
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
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
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

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

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
子地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
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
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
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
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
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
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
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
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
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
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
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
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
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
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

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
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
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
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
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
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
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
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
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
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
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
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
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
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
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
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
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

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風音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犕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曰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耳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愼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

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人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

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逐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

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

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

戰僊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
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
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
僊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
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僊右車騎將軍振旅
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
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通不復取詩遂弃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加位

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
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
波左髭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
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
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唙之徒（九州春秋唙作蝤音才由反）
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
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
者號于氐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弃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須之貌也）大

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
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
相交通衆至伯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
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
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
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
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
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
在紹傳復拜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
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
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
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
忿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
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
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
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
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
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
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
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
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
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
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
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
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
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
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
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
儁儁進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
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
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
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
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

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泄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

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
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
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録尚書事明年
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
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
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拜大司
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辟郭
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
剛即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
卒之時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舉
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 及
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
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 新序曰楚白公勝旣殺
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
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
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矣者非惡其位以
累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
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

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鞠之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叙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潁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並遘屯蹷蹷猶蹎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一

中華古籍保護